

# 社会科学学术写作 规范与技巧

——如何撰写论文和著作 (第二版)

Writing for Social Scientists

How to Start and Finish Your Thesis, Book, or Article

Second Edition

Howard S. Becker 著  
Pamela Richards

吴波 译

# 社会科学学术写作规范与技巧 ——如何撰写论文和著作 (第二版)

Shehui Kexue Xueshu Xiezu Guifan yu Jiqiao:  
Ruhe Zhuaxie Lunwen he Zhuzuo(Di'er Ban)

Howard S. Becker Pamela Richards 著

吴波译



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  
HIGHER EDUCATION PRESS BEIJING

图字:01-2010-3401号

WRITING FOR SOCIAL SCIENTISTS: How to Start  
and Finish Your Thesis, Book, or Article  
Licensed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Illinois, U. S. A.  
© 1986, 2007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All rights  
reserved.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科学学术写作规范与技巧:如何撰写论文和著作:第2版/(美)贝克尔(Becker, H. S.), (美)理查兹(Richards, P.)著;吴波译.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1

书名原文:Writing for Social Scientists: How  
to Start and Finish Your Thesis, Book, or Article,  
Second Edition

ISBN 978-7-04-033654-2

I. ①社… II. ①贝…②吴… III. ①社会科学-论文-写作 IV. ①H15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48198号

策划编辑 杨亚鸿 责任编辑 杨亚鸿 封面设计 张志奇 版式设计 王艳红  
插图绘制 郝林 责任校对 姜国萍 责任印制 张福涛

---

出版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咨询电话	400-810-0598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4号	网址	<a href="http://www.hep.edu.cn">http://www.hep.edu.cn</a>
邮政编码	100120		<a href="http://www.hep.com.cn">http://www.hep.com.cn</a>
印刷	北京七色印务有限公司	网上订购	<a href="http://www.landaco.com">http://www.landaco.com</a>
开本	850mm×1168mm 1/32		<a href="http://www.landaco.com.cn">http://www.landaco.com.cn</a>
印张	6.5	版次	2012年1月第1版
字数	160千字	印次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购书热线	010-58581118	定价	46.00元

---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物料号 33654-00

## 第二版前言

本书初版于1980年代早期,当时的写作易如反掌。那时,我已给研究生教了多年的写作课,那些经历让我思考很多,有许多故事可以讲。这些故事通常有一个中心点,比如:为什么我们在写作时会出现问题的一个小教训,抑或是我们避免出现这种问题的可能性,或者是一种能够让问题显得不那么成问题的思维方式。本书的第一章在一份刊物上发表并引起了一些讨论之后,我发现,我只不过是开了个头,本书的其余部分就几乎是自然而然自己跑出来了。

让我意想不到的,不断有读者来信告诉我说,他们觉得这本书很有帮助。岂止是有帮助,有几位读者甚至跟我说,这本书简直救了他们的命。与其说这是把此书当做灵丹妙药的证词,不如说:这反映了糟糕的文笔给人们带来的麻烦有多严重。不少人说,他们把这本书赠送给了在写作上与他们同病相怜的朋友。这并不让人奇怪。要知道,不论是学生、老师还是研究人员,我们各自所处学术环境中的前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否写出尚可一读的文章。当你对此无能为力的时候,自信心就减退了,这会让你的下一篇文章更加难产。如果你不明白这一点,那简直无可救药。这本书提出了看待这些困境的新途径,给人们带来了一点希望,帮助他们当中至少一些人得以峰回路转,柳暗花明。

我也没有料到,在向我表示谢意的人当中,有很多是来自跟我的社会学专业大相径庭的领域。本书中的大量分析直接而纯粹地

仅仅是社会学意义上的，旨在找出写作中出现的问题的根源以及它们在社会组织中得到解决的可能性。其中许多具体问题造成了文章晦涩难懂，读者们为此对“学术”抱怨连连，而当时在我看来，这些问题产生于特定的社会学意义上的担心，即当你知道自己并不拥有某些言论所要求的证据（第一章会谈到这个）时，就会想要避免得出随意的论断。我发现，许多其他领域的人——艺术史、传播学、文学等，这个学科名单长得让人吃惊——都面临着类似的问题。我原来并没想到这些人，但看来本书也适用于他们。

本书问世以来，很多事情并没有改变。但有些事情已经不同了，所以，来谈谈这些变化以及它们如何影响了我们作为写作者的境遇，确实是个不错的主意。主要的变化是关于计算机的，在我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使用计算机写作的现象还凤毛麟角，如今这已经成为标准做法了；我在第九章的新增内容中乐观地谈到了这些变化。还有第十章中谈到了大学组织和学术生活的变化，对此我就不那么乐观了。我希望这些增补内容能够让本书继续显得跟大家所关注的东西相关。

Howard S. Becker

旧金山，2007年

## 1986年版前言

几年前,我开始在西北大学给社会学系的研究生们讲授一门写作方面的研讨课程。正如我在第一章里所说明的那样,我发现有那么多人需要我给他们做个别辅导和纠正,那还不如一次性对付他们来得划算。这个经历很有趣,而且人们对这类课程的需求如此明显,我就写了一篇论文(就是目前的第一章)来加以描述。我把论文发给一些人,他们大多是修了这门课的学生,还有一些朋友。他们和另外一些最终读过这篇论文的人提出了其他一些可以纳入的有所帮助的题目,于是我就继续写下去。

我原本只是指望从朋友和同事那里得到一些有益的反馈,尤其是那些社会学领域的人。但我没料到的是,陆续有来自全国各地与我素不相识的人给我写信,有的是从朋友那儿得到这篇论文并且发现它有帮助的。有些信写得充满感情。很多人都表示他们之前一直将写作视为畏途,是我的论文给了他们再次尝试的信心。有时候他们感到好奇:一个素昧平生的人是怎么能够以如此精确的细节描写出他们的恐惧和担心的。我喜欢这篇论文,但我知道它没有那么好。实际上,这里面的大部分具体建议都是英语作文课堂和书本上的常识。我估计,读者们之所以觉得这篇论文如此切中要害并且有实用性,是因为——用 C. 赖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所指的“环境的私人麻烦”和“社会结构的公共事项”之间的区别(1959, 8-11页)的一个版本来说——它根本没有分析独特的私人问题,而是分析了学术生活中存在的普遍困难。这篇论文

只讨论了社会学写作中的问题(毕竟,我的职业是社会学家),但出人意料的是,写信者来自诸多学科领域,从艺术史到计算机科学,五花八门。

尽管我所谈论的内容看起来对这些不同领域的人都有用,但我对这些领域的认知并不足以让我能鞭辟入里地讨论他们的具体困难。因此,我就专注于那些关于社会科学方面的写作上的具体问题,尤其是社会学方面的,从而让其他领域的读者自己去融会贯通。这种转换会更容易些,因为如今有这么多社会学课程归属于一般知识领域。迪尔凯姆(Durkheim)、韦伯(Weber)和马克思(Marx)的听众远远不局限于美国社会学学会。

写作方面的优秀书籍已经为数不少了[例如斯特伦克(Strunk)和怀特(White)1959,高尔斯(Gowers)1954,金瑟(Zinsser)1980,威廉姆斯(Williams)1981]。我在授课的过程中读了其中几本,但那时候还并不知道有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和角度称为“作文理论”。其结果是,我创造了一些别人已经创造并在那个领域的文献中讨论过的观点和流程。在那之后我已经试图去弥补我的无知,并始终让读者参阅这些更为详尽的描述。很多作文书对写作方面的通病开出了良方,尤其是学术写作方面。这些书提醒说,要避免被动结构和用词啰嗦,在使用一些美式小词就能更好地进行表述的地方,就不要用冗长的听起来像外国字眼的词,此外应避免其他一些常见错误。还有一些作者[比如肖内西(Shaughnessy)1977,埃尔伯(Elbow)1981,或舒尔茨(Schultz)1982]也谈到了这些问题——谈论写作而不提及他们几乎是不可能的——但他们更深入一步,分析了为什么写作本身会变得这般成问题。他们指出了如何克服因为别人阅读你的文章而给你带来的恐惧感。他们有着多年来给本科生上写作课的经验,这体现在他们给出的意见具体而微,也体现在他们偏重关注写作的过程甚于结果。写

作方面的顶尖研究[例如参见弗劳尔(Flower)1979,弗劳尔和海耶斯(Hayes)1981]对写作过程进行了分析,并得出结论说:写作是一种思考形式。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通常给写作者们的建议——先明确你的想法,然后再试着清楚地表达它——就是错误的。他们的结论给我自己的实践和教学提供了诸多支持。

写作方面的标准教材向来针对大学本科生(这并不奇怪,因为那是最大的市场,需求最为强烈),尽管它们总是说,商业、政府和学术领域的人也可以从中获益。这倒也说得没错。但(在社会学和其他领域的)研究生以及和我共事的学者们全都是大学一年级的英语水平,而且还很可能是由那些知道现代写作理论并使用新方法的人所教授的,但那并没有帮到他们。他们也被告知要使用主动结构和短句,确保代词和先行词一致,以及类似有用的东西,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照着这些建议去做。他们并不去参考那些能够帮助他们写出更清晰文章的写作书,即使看了,他们也可能忽略那些有用的建议。他们甚至忽视自己的同行不断提供的谏言[例如,参阅塞尔文(Selvin)和威尔逊(Wilson)1984,默顿(Merton)1969年的讽刺文章《对某个主题的论著的绪论之前言之序》]。一本书要想给读者提供帮助的话,就必须针对他们为什么会那么写,要知道,他们是知道不应该那么写的。这本书还不能仅仅告诉他们做错了什么以及如何弥补,还必须教会他们如何摆脱这种停留在本科生水平的境地,使他们脱胎换骨。

本科生们和老一辈人在写作上存在的问题不尽相同。他们要在几周内针对一些他们一无所知或并不感兴趣的题目写出小论文,这并非出于他们自己的意愿;而其读者,正如肖内西所说的那样,“如果不是领工资来担任这个考查者的角色,才不会去读它呢”(1977,86页)。他们知道自己在单篇论文里所写的并不会对生活有太大影响。而社会学家和其他学者们则不同,他们对所写的题



目了解颇多,并且也更为在乎。他们希望自己的论文是为那些有着同样兴趣的人而写,并且,他们没有截稿期限,除非是那些被职业环境所要求的期限。他们了解这一点,即他们的职业前途有赖于同行和上级如何评判他们所写的文章。学生可以对要求他们所写的东西敷衍了事。但学者,不管是新手还是老手,都不能这么做。自律使他们给自己揽上这个任务,并且只能认真对待。而一旦认真起来,他们对于写作的恐惧就甚于学生[帕米拉·理查德(Pamela Richards)在第六章中会谈到这种恐惧心理],这让这些技术性问题变得更加难于解决。

尽管第一章的题目是“大一英语水平的研究生”,但我并不是重新写了一本供研究生使用的大学一年级英语课本。我可不想跟英语写作方面的那些经典作品较劲,那些作者在语法、句子结构和其他的典型话题方面远比我懂得多,所以我也从没试过要那么做。有一些问题只是短暂出现,主要是因为我确信,社会学以及相关学科的研究生和年轻教员根本不会从他们本身的领域之外去寻找或留意一些建议。但如果说,只有当社会学家认真研究语法和句子结构,有关社会方面的写作水平才能提高的话,那就永远也别指望了。此外,风格和措辞的问题总是牵涉基本内容方面。我会在后面谈到,差劲的社会学写作不能和这个学科的理论问题割裂开。最后,人们写作的方式产生于他们置身其中进行写作的社会环境。所以,我们需要看看(这总结了本书的视角)社会组织如何造成了学术写作的典型问题,比如风格、组织以及其他。我并没打算写一本大学一年级英语课本,我也无力那么做,我只是想要满足一个分析的需要,通过探讨其他作者们以社会学方式写作中的技术问题,来解决社会学写作中出现的独特问题。我具体讨论了学术写作,尤其是社会学方面的,把问题置于学术工作的情境中。[斯滕伯格(Sternberg)的《如何完成一篇博士论文并活下来》的大

部分内容关注的是这个过程的政治学——例如选择论文指导老师——基于关注实际写作]

不谦虚地说,我一直在私人化和自传式地写作。其他人也有这么做的[例如彼得·埃尔伯(Peter Elbow)],他可能是出于跟我一样的原因。学生们觉得很难把写作想象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所做的真实活动。如同肖内西(1977,79页)所说:“刚从事写作的人并不知道写作者是怎么做的。”学生们并不会想到书本是某个人工作的成就。即使是跟导师亲近得多的研究生,也很少真真切切看到其导师正在写作的样子,很少看到工作草稿和尚未达到出版要求的文稿。这对于他们来说是挺神秘的。我想去除这种神秘感,让他们明白,他们所读到的作品是和他们有着同样问题的人所完成的。我的文章并不足以作为范文,但因为我知道它是怎样产生的,所以,我可以谈谈为什么我要那么写、问题出在哪里,以及我如何选择解决方法。我无法对别的任何人的作品也这么做,因为我已经从事社会学写作30多年,很多学生和年轻的教员曾经读过一些我的文章,并且,读过这本书手稿的读者们也说,知道这一点是有用处的,即:他们的文章所让他们头疼不已的问题,也以同样的方式在我写作的过程中带来麻烦和困扰。

第一章最初发表于《社会学季刊》(1983年秋季刊,24期,575-588页),形式略有不同,经中西部社会学协会的同意,重印于此。

我要感谢所有帮助过我的人,尤其是(那些我所教过的课上的人之外)Kathryn Pyne Addelson, James Bennett, James Clark, Dan Dixon, Blanche Geer, Robert A. Gundlach, Christopher Jencks, Michael Joyce, Sheila Levine, Leo Litwak, Michal McCall, Donald McCloskey, Robert K. Merton, Harvey Molotch, Arline Meyer, Michael Schudson, Gilberto Velho, John Walton, 以及 Joseph M. Williams。我特别要感谢 Rosanna Hertz 写来的信,促

成了“人物角色和权威”这一章的产生，并让我如此广泛地从中引用。帕米拉·理查德给我写的一封关于风险的信面面俱到，所以我征询她是否可以让她以她的署名收入本书。我很高兴她同意了，这真是为本书增色不少。

# 目 录

第二版前言 .....	I
1986年版前言 .....	III
第一章 大一英语水平的研究生——一份实录和两个理论 .....	1
第二章 人物角色和权威 .....	25
第三章 那个所谓正确的方法 .....	42
第四章 用耳朵进行编辑 .....	67
第五章 学会像一个专业人士那样写作 .....	89
第六章 风险(帕米拉·理查德) .....	106
第七章 把它弄出门 .....	119
第八章 被文献吓住 .....	132
第九章 用计算机写作 .....	146
第十章 结语(写于1986年) .....	169
续结语(写于2007年) .....	173
参考书目 .....	181
人名翻译对照表 .....	191

# 第一章 大一英语水平的研究生

## ——一份实录和两个理论

我曾多次为研究生讲授一门写作方面的讨论课程。这是需要一定“胆量”的；毕竟，想讲授一门课程，意味着你得具备相当的知识 and 理论基础。一方面，作为一个社会学家，我专职从事写作 30 多年，这让我对此有一些发言权。此外，有几位教师和同事不仅曾批评过我的论文，还向我提供了很多经验教训以帮助我改进文章。另一方面，众所周知，社会学家们的写作真是糟糕透顶，以至于那些文学高手在拿烂文章开玩笑时可以说那是“社会学”，这就像那些杂耍喜剧演员过去常常只需说“Peoria”（美国内地小城市名，暗指头脑简单的乡下人）或者“Cucamonga”（发音好笑的地名）就能引人发笑一样[例如，参见考利（Cowley）1956 年的攻讦和默顿在 1972 年的回应]。这些经验和教训并没有使我不再犯错，我和同事们仍然会分享这些犯错经验。

无论如何，学生和社会学同行们长期以来一直在写作方面存在诸多问题，在关于这些问题的各种故事的驱使下，我抓住机会，开设了这门课程。

第一堂课的到场人数出乎我的意料。不仅有 10 个或 12 个研

究生报了名，课堂上还有几个博士后研究人员，甚至还有几个比我年轻一些的教员同事。这个选课人员的构成模式在随后几年一直保持着。对于写作的担心和烦恼已经让他们不惮于重返课堂做学生所引起的尴尬。

我的“胆量”已经超出了仅仅教授一门自己并不精通的专题课程。我甚至都没有备课，因为（作为一名社会学家，而不是一个作文老师）我不知道怎么去教这门课。所以，当我第一天走进课堂的时候，根本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在胡乱做了几个初步评论之后，我忽然茅塞顿开。多年来我一直在阅读《巴黎评论·作家访谈》，并一直对于那些作者在接受采访时肆无忌惮地披露他们的写作习惯有着一点窥淫癖般的兴趣。于是我转向一个坐在我左边的前研究生，同时她也是我的一位老朋友，问道：“路易丝，你是怎么写作的？”我解释说，我对任何关于学术准备的奇谈妙论毫无兴趣，而更想听到那些真实的细节，比如她是用打字机还是用手写，是用哪种特别的纸张或者在一天中哪个特别时段工作。我并不知道她会说什么。

但我的直觉奏效了。她在不知不觉中，长篇累牍地讲述了她必须做的一个详细流程。虽然她并没有对自己的描述感到难堪，但其他人都有点局促。比如，她解释自己只能用一种绿色毡尖笔在黄色的、有横线的、法律文书大小的拍纸簿上才能写作，以及她必须先把屋子清理干净（这在后来证明对于女性来说是一个常见的准备工作，但对于男性来说并不是这样，他们通常更可能会去削尖 20 支铅笔），还有，她只有在这个或那个时段才能写作，等等。

我知道我找到了门路，并选了下一个发言者。他显得有点不情愿，但还是讲述了自己一些同样特别的习惯。第三个人则说他很抱歉，想让我放他一马。我没有答应。结果表明，他有一个很不错的理由。他们每个人都发了言。这时候他们发现，大家所讲的

都是一些很让人脸红的事情，不是那些你会愿意在其他 12 个人面前谈论的东西。而我则铁面无私，让每个人都竹筒倒豆子，连我自己也没放过。

这个练习制造了很大的紧张情绪，却也引发了很多笑话，引起大家极大的兴趣，出人意料地让大家都得到了放松。我告诉他们，现在可以放心了，并且也应该这样，因为，虽然他们确实经历了最不堪的恐惧——他们简直都要疯了——但他们并不比其他任何人更出格。这是一个通病。正当人们发现，他们一直隐藏的那些令人害怕的身体症状其实是司空见惯的，他们就会感到如释重负一样，获悉别人也有着非同寻常的写作习惯也理应是一件好事。显然，事实也确实是这样。

我继续着我的解读。从某一点来说，我的课堂参与者们正描绘着一些神经质的症状。但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这些症状是具有魔力的仪式。正如马林诺斯基(Malinowski)在文章中(1948, 25-36 页)所说，人们进行这类仪式来影响那些他们觉得没有理性手段可以控制其进程的结果。当他在特洛比恩(Trobriand)岛民中发现了这个现象时，他对此描述道：

因此，在独木舟的制造中，材料、技术以及一些稳定性和水动力的知识相互作用，完美结合，彼此之间并无相互影响。

例如，他们明白：桁架跨度越宽，稳定性就越高，而对拉伸的抗力就越小。他们能清楚地解释为什么他们必须使跨度达到某个传统的宽度，这个宽度是以独木舟长度的几分之一来测量的。他们还可能用一些粗浅的但明显是机械的术语解释他们在遇到大风时必须怎么做、为什么桁架必须总是在上风舷、为什么一种独木舟可以乘风破浪而另一种则不行。他们实际上有着一整套关于航行的原理的体系，体现在一个复杂

而丰富的专用术语表上，沿袭传承并被理性而始终如一地遵循，正如现代的水手们遵循现代科技一样……

但即使他们具备了系统知识并能够适当应用，他们仍然在季风季节那巨大而不可预测的浪潮、突如其来的大风和不可知的暗礁面前束手无策。这时候他们就仰赖于巫术，在制造独木舟、探险开始和进行的时候举行仪式，在面临真正危险的时候也求助于巫术。（30-31页）

正如特洛比恩的水手们那样，那些不能以理性方式解决写作难题的社会学家们也求助于魔力来驱除焦虑，尽管这并不会真正影响到结果。

于是在课堂上我向学生发问：是什么让你们如此害怕自己无法理性地控制，以至于只好使用这些巫术般的拼写和仪式？我不是弗洛伊德的信徒，但我确实觉得他们会抵触回答这个问题。然而，他们并没有。相反，他们踊跃发言，并且讲得很详细。把他们随后进行的长时间讨论的内容概括言之，那就是：他们担心两件事情。第一，他们害怕自己无法组织自己的想法，这样写出来的文章就会是一个庞大而让人费解的杂乱无章的东西，这会让他们发疯。他们也毫不掩饰地说出了第二个担心：他们所写的会是“错误的”，而这将会遭到旁人的耻笑。这似乎更多地解释了仪式问题。那个在法律文书大小的黄色有横线的纸张上写作的人总是从第二页开始动笔。为什么呢？她说：是这样的，如果有人从边上经过，你可以把第一页翻下来，盖住你所写的内容，这样别人就看不到了。

很多仪式确保了写出来的内容不会被看成是“完成的”作品，这样就没有人能嘲笑它。这个理由顺理成章。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即使是那些打字很熟练的作者也经常使用手写这种耗时费力的方法。手写的任何东西显然还没有完成，所以就不会被当做完



成稿那样被批评。但是，你可以根本什么都不写，这就可以更加确定地防止人们把你的文章当做你的能力的正式体现。对于从来没有落实在纸面上的东西，没有人能够读到它。

那次在课堂上还发生了一些很重要的事情。正如我同样在第一天就向他们指出的那样，他们都讲了一些让自己不好意思的事情，但并没有谁的末日来临。（这儿所发生的事情与那些可能被称为“新加利福尼亚疗法”的很相似，后者通过让人公开袒露他们的心灵或身体并认识到：这样的袒露同样并不会让天塌下来）让我意外的是，课堂上的一些人原本互相之间很熟悉，却对彼此的工作习惯一无所知。并且，他们实际上甚至几乎从来没有见过对方如何写作。我决定对此做点什么。

我在最开始告诉那些想要来选课的人，这门课强调的不是写作，而是编辑和改写。因此，要获得选这门课的许可，必须要有一篇已经写好的论文，以便他们现在可以用来练习改写。但是，在着手处理这些论文之前，我决定让他们知道改写和编辑意味着什么。一位同事把她正在改写的论文的第二版样稿贡献给我。在第二节课开始的时候，我把她的论文中大约三四页的“方法论”部分发给同学，我们一起花了3个小时来进行改写。

社会学家们惯于用20个字来描述只需2个字就能说清楚的事情。于是，那天下午，我们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删除冗余的字。我用了一个自己在私下授课时常使用的小花招。我把铅笔放在一个字或短语上，并问道：“这个需要放在这里吗？如果不需要，我就要把它拿掉了。”我始终认为，在做任何改动的时候，都不能丢掉一丁点作者的想法。[在此我一直谨记C.赖特·米尔斯在他对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句子的知名“翻译”中所遵循的规则(Mills 1959, 27 - 31页)]如果没有人要求保留某个字或短语，我就把它拿掉。我把被动句改为主动句，把一些句子整合起来，又